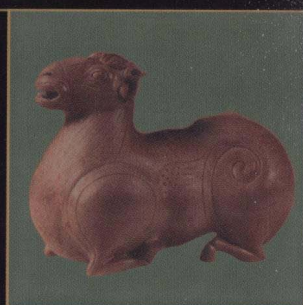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唐宋 八大家



Zhong Hua Chuan Tong Wen Hua Jing Dian—Tang Song Ba Da Jia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

图文·精华版

此卷为宋徽宗赵佶所书，内容为苏轼《赤壁赋》。卷末有“宣和御书”四字，为宋徽宗御书。

京华出版社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

李志敏 主编

唐宋八大家

(图文·精华版) 卷三

京华出版社

· 散 ·

阆州于蜀为巴西郡，蜀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西乡张侯，名飞字益德，尝守是州。州之东有张侯之冢，至今千有余年，而庙祀不废。每岁大旱，祷雨辄应。嘉祐中，比数岁连熟，阆人以谓张侯之赐也，乃相与率钱治其庙舍，大而新之。侯以智勇为将，号万人敌。当蜀之初，与魏将张郃相距于此，能破郃军，以安此土，可谓功施于人矣。其歿也，又能泽而赐之，则其食于阆人不得而废也，岂非宜哉？

知州事尚书职方员外郎李君献卿字材叔，以书来曰：“为我书之。”材叔好古君子也，乃为之书，而以予之所闻于古者告之。

归老桥记

武陵柳侯图其青陵之居，属予而叙，以书曰：武陵之西北，有湖属于梁山者，白马湖也。梁山之西南，有田属于湖上者，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。吾筑庐于是而将老焉。青陵之西二百步，有泉出于两崖之间而东注于湖者，曰采菱之润。吾为桥于其上，而为屋以覆之。武陵之往来有事于吾庐者，与吾异日得老而归，皆出于此也，故题之曰归老之桥。维吾先人遗吾此土者，宅有桑麻，田有秔稌^①，而渚有蒲

① 秔，音同“耕”，即稻。稌，音同“土”，即糯米。

尹公亭记

君子之于己，自得而已矣，非有待于外也。然而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者，所以与人同其行也。人之于君子，潜心而已矣，非有待于外也。然而有表其闻，名其乡，欲其风声气烈暴于世之耳目而无穷者，所以与人同其好也。内有以得诸己，外有以与人同其好，此所以为先王之道，而异乎百家之说也。

随为州，去京师远，其地僻绝。庆历之间，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河南尹公洙以不为在势者所容谪是州，居于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。尹公有行义文学，长于辩论，一时与之游者，皆世之闻人，而人人自以为不能及。于是时，尹公之名震天下，而其所学，盖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，故其居于随，日以考图书、通古今为事，而不知其官之为谪也。尝于其居之北阜，竹柏之间，结茅为亭，以芟而嬉，岁余乃去。既去而人不忍废坏，辄理之，因名之曰尹公之亭。州从事谢景平刻石记其事。至治平四年，司农少卿赞皇李公禹卿为是州，始因其故基，增庠益狭，斩材以易之，陶瓦以覆之，既成，而宽深亢爽，环随之山皆在几席。又以其旧亭峙之于北，于是随人皆喜慰其思，而又获游观之美。其冬，李公以图走京师，属予记之。盖尹公之行见于事、言见于书者，固已赫然动人，而李公于是又侈而大之者，岂独慰随人之思于一时，而与之共其乐哉！亦将使夫荒遐僻绝之境，至于后人见闻之所不及，而传其名、览其迹者，莫不低回俯仰，想尹公之风声气烈，至于愈远而弥新，是可谓与人同其好也。则李公之传于世，亦岂有已乎！故予为之书，时熙宁元年正月日也。

筠州学记

周衰，先王之迹熄。至汉，六艺出于秦火之余，士学于百家之后。言道德者，矜高远而遗世用；语政理者，务卑近而非师古。刑名兵家之术，则狙于暴诈。惟知经者为善矣，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，以其私见，妄穿凿为说。故先王之道不明，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。当是时，能明先王之道者，扬雄而已。而雄之书，世未知好也。然士之出于其时者，皆勇于自立，无苟简之心，其取予进退去就，必度于礼义。及其已衰，而搢绅之徒，抗志于强暴之间，至于废锄杀戮而其操愈厉者，相望于先

· 散 ·

后。故虽有不轨之臣，犹低回没世，不敢遂其篡夺。自此至于魏晋以来，其风俗之弊、人材之乏久矣。以迄于今，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，明先王之道，以寤后之学者。世虽不能皆知其意，而往往好之。故习其说者，论道德之旨，而知应务之非近；议从政之体，而知法古之非迂。不乱于百家，不蔽于传疏。其所知者若此，此汉之士所不能乃。然能尊而守之者，则未必众也。故乐易惇朴之俗微，而诡欺薄恶之习胜。其于贫富贵贱之地，则养廉远耻之意少，而偷合苟得之行多。此俗化之美，所以未及于汉也。夫所闻或浅，而其义甚高，与所知有余，而其守不足者，其故可哉？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间，故不能不笃于自修。至于渐磨之久，则果于义者，非强而能也。今之士选用于文章，故不得不笃于所学。至于循习之深，则得于心者，亦不自知其至也。由是观之，则上所好，下必有甚者焉，岂非信欤！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，有庠序养成之法，则士于学行，岂有彼此之偏，先后之过乎？夫《大学》之道，将欲诚意正心修身，以治其国家天下，而必本于先致其知。则知者固善之端，而人之所难至也。以今之士，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，则上之施化，莫易于斯时，顾所以导之如何尔。

筠为州，在大江之西，其地僻绝。当庆历之初，诏天下立学，而筠独不能应诏，州之士以为病。至治平三年，盖二十有三年矣，始告于知州事、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。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相州之东南，得亢爽之地，筑宫于其上。斋祭之室，诵讲之堂，休宿之庐，至于庖湍库廩，各以序为。经始于其春，而落成于八月之朔。既而立学，老当教士百十人。一尹乃以书告余，请曰：予子，予遇一尹之



彭县牙舞画像砖

后，以兴坏起废为己任，知民之不可重困也，乃请于朝，力取于旁路之羨卒，费取于备河之余材，又以钱千万市木于真定。既集，乃筑新

城，方十五里，高广坚壮，率加于旧。其上为敌楼，战屋凡四千六百间。先时，州之正门，弊在狭陋，及是始斥而大之。其余凡圯坏之屋，莫不缮理，复其故常。周而览之，听断有所，燕休有次，食有高廩，货有深藏，宾属士吏，各有宁宇。又以其余力为南北甬道若干里，人去污淖，即于夷途。自七月庚子始事，至十月己未落成。其用人之力，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工；其竹苇木瓦之用，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。盖遭变之初，财匱民流，此邦之人，以谓役巨用艰，不累数稔，城垒室屋未可以复也。至于始作逾时，功以告具。盖公经理劝督，内尽其心，外尽其力，故能易坏为成，如是之敏。事闻，有诏嘉奖。

昔郑火，子产救灾补败，得宜当理，史实书之。卫有狄人之难，文公治其城市宫室，合于时制，诗人歌之。今瀛地震之所摧败，与郑之火灾、卫之寇难无异。公御备构筑不失其方，亦犹古也。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，而予之从父兄适与军政，在公幕府，乃以书来，属予记之。予不得辞，故为之记，尚俾来世知公之尝勤于是邦也。

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

熙宁元年冬，广德军和新门鼓角楼成。太守合文武宾属以落之，既而以书走京师，属巩曰：“为我记之。”巩辞不能，书反复至五六，辞不获，乃为其文曰：

· 散 ·

盖广德居吴之西疆,故郛之墟,境大壤沃,食货富穰,人力有余,而狱讼赴诉,财贡输入,以县附宣,道路回阻,众不便利,历世久之。太宗皇帝在位四年,乃按地图,因县立军,使得奏事专决,体如大邦。自是以来,田里辨争,岁时税调,始不勤远,人用宜之。而门閤隘庳,楼观弗饰,于以纳天子之命,出令行化朝夕,吏民交通四方,览示宾客,弊在简陋,不中度程。治平四年,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公辅守是邦,始因丰年,聚材积土,将改而新之。会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继其任,明年政成,封内无事,乃择能吏,揆时庀^①徒,以畚以筑,以绳以削,门阿是经,观阙是营,不督不期,役者自劝。自冬十月甲子始事,至十二月甲子卒功。崇墉崛起,复宇相瞰,壮不及僭^②,丽不及奢,宪度政理,于是出纳,士吏宾客,于是驰走,尊施一邦,不失宜称。至于伐鼓鸣角,以警昏昕,下漏数刻,以节昼夜,则又新是四器,列而栖之。邦人士女,易其听观,莫不悦喜,推美诵勤。夫礼有必隆,不得而杀;政有必举,不得而废。二公于是兼而得之,宜刻金石,以书美实,使是邦之人,百世之下,于二公之德尚有考也。

广德湖记

末，曰高桥腊台，而其中有山曰白鹤，曰望在，自太平兴国以来，民冒取之，夷庚之命禁绝，而湖始复。天圣、景祐之间，民复相率请湖为田，州从事张大有案行止之，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，报知至道诏书，照以刻之石，自此言请湖为田者始息。而康定某年，县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。

至张侯之为鄞，则湖久不治，西七乡之农以旱告。张侯为出营度，民田湖旁者皆喜，愿致其力。张侯计工赋材，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者，使督役而自主之，一不以属吏，人以不扰，而咸劝趋。于是筑环湖之堤，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，其广一丈八尺，而其高八尺，广倍于旧，而高倍于旧三之二。鄞人累石堙水，阙其间而肩^①以木，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，谓之碶。于是又为之益旧，总为碶九，为埭二十。堤之上植榆柳，益旧总为三万一百。又因其余材为二亭于堤上以休，而与望春、白鹤之山相直，因以其山名。山之上为庙，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，一以祠吏之有功于此湖者。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，而以明年二月卒事。其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，而其材出于工之余。既成，而田不病旱，舟不病涸，鱼雁茭苇、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，而其余及于比县旁州。张侯于是可谓有劳矣。

是年，予通判越州事。越之南湖，久废不治，盖出于吏之因循，而至于不知所以为力，予方患之。观广德之兴，以数百年，危于废者数矣，繇屡有人，故益以治。盖大历之间，溉田四百顷，大中八百顷，而今二千顷矣。则人之存亡，政之废举，为民之幸不幸，其岂细也欤？故为之书，尚俾来者知毋废前人之功，以永为此邦之利，而又将与越之人图其废也。

张侯名岫，字子坚，以材闻，去而为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，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，方且用于时云。

齐州二堂记

齐滨泺水，而初无使客之馆。使客至，则常发民调林木为舍以寓，去则撤之，既费且陋。乃为之徙官之废屋，为二堂于泺水之上以舍客，因考其山川而名之。

盖《史记·五帝纪》谓：“舜耕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，作什器于寿丘，就时于负夏。”郑康成释：历山在河东，雷泽在济阴，负夏卫地。皇甫谧释：寿丘在鲁东门之北，河滨济阴，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。以予考之，耕稼陶渔，皆舜之初，宜同时，则

^① 肩：音 jiāng，门闾。

· 散 ·

其地不宜相远。二家所释雷泽、河滨、寿丘、负夏，皆在鲁卫之间，地相望，则历山不宜独在河东也。《孟子》又谓舜东夷之人，则陶、渔在济阴，作什器在鲁东门，就时在卫，耕历山在齐，皆东方之地，合于《孟子》。按图记，皆谓《禹贡》所称雷首山在河东，妫为出焉。而此山有九号，历山其一号也。予观《虞书》及《五帝纪》，盖舜娶尧之二女乃民妫汭，则耕历山盖不同时，而地亦当异。世之好事者，乃因妫水出于雷首，迁就附益，谓历山为雷首之别号，不考其实矣。由是言之，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，舜所耕处，故其城名历城，为信然也。今泺上之北堂，其南则历山也，故名之曰历山之堂。

按图，泰山之北，与齐之东南诸谷之水，西北汇于黑水之湾，又西北汇于柏崖之湾，而至于渴马之崖。盖水之来也众，其北折而西也，悍疾尤甚，及至于崖下，则泊然而止。而自崖以北，至于历城之西，盖五十里，而有泉涌出，高或至数尺，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。齐人皆谓尝有弃糠于黑水之湾者，而见之于此。盖泉自渴马之崖，潜流地中，而至此复出也。趵突之泉冬温，泉旁之蔬甲经冬常荣，故又谓之温泉。其注而北，则谓之泺水，达于清河，以入于海，舟之通于济者皆于是乎出也。齐多甘泉，冠于天下，其显名者以十数，而色味皆同，以予验之，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。泺水尝见于《春秋》，鲁桓公十有八年，公及齐侯会于泺。杜预释：在历城西北，入济水。然济水自王莽时不能被河南，而泺水之所入者清河也，预盖失之。今泺上之南堂，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，故名之曰泺源之堂。

去理信安之始 而辨甘山川老 皆古字之真也 故为之记 信此邦之人尚古者



越窑青瓷蟾蜍水盂

月丙戌。董役者，供备库副使驻泊都监张如纶，右侍禁兵马监押伸怀德。二人者，欲后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，来请书，故为之书。是时熙宁五年壬子也。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知齐州军事曾巩记。

襄州宜城县长渠记

荆及康狼，楚之西山也。水出二山之门，东南而流，春秋之世曰鄢水，左丘明传，鲁桓公十有三年，楚屈瑕伐罗，及鄢，乱次以济是也。其后曰夷水，《水经》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，夷水注之是也。又其后曰蛮水，酈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，改曰蛮水是也。秦昭王三十八年，使白起将，攻楚，去鄢百里，立竭，壅是水为渠以灌鄢。鄢，楚都也，遂拔之。秦既得鄢，以为县。汉惠帝三年，改曰宜城。宋孝武帝永初元年，筑宜城之大堤为城，今县治是也。而更谓鄢曰故城。鄢入秦，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。引鄢水以灌田，田皆为沃壤，今长渠是也。

长渠至宋至和二年，久隳不治，而田数苦旱，川饮食者无所取，令孙永曼叔率

· 散 ·

民田渠下者，理渠之坏塞，而去其浅隘，遂完故竭，使水还渠中。自二月丙午始作，至三月癸未而毕，田之受渠水者，皆复其旧。曼叔又与民为约束，时其蓄泄，而止其侵争，民皆以为宜也。

盖鄢水之出西山，初弃于无用，及白起资以祸楚，而后世顾赖其利。酈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，至今千有余年，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，使并渠之民，足食而甘饮，其余粟散于四方。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，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，至今千有余年，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，故曼叔得因其故迹，兴于既废。使水之源流，与地之高下，一有易于古，则曼叔虽力，亦莫能复也。

夫水莫大于四渎，而河盖数徙，失禹之故道，至于济水，又王莽时而绝，况于众流之细，其通塞岂得如常？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，往往务躐古人之遗迹，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间同异，故用力多而收功少，是亦其不思也欤？

初，曼叔之复此渠，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瓌唐公。公听之不疑，沮止者不用，故曼叔能以有成。则渠之复，自夫二人者也。方二人者之有为，盖将任其职，非有求于世也。及其后言渠竭者蜂出，然其心盖或有求，故多诡而少实，独长渠之利较然，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。

熙宁六年，余为襄州，过京师，曼叔时为开封，访余于东门，为余道长渠之事，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。予至而问焉，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，相与守之，传数十

礼，召皆不至。盖忘己以为人，与独善与隐约，其操虽殊，其志于仁一也。在位士大夫，抗其节于乱世，不以死生动其心，异于怀禄之臣远矣，然而不屑去者，义在于济物故也。孺子尝谓郭林宗曰：“大木将颠，非一绳所维，何为栖栖不皇宁处？”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，遗世而不顾者也。孔子称颜回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孟子亦称孔子：可以进则进，可以止则止，乃所愿则学孔子。而《易》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，择所宜处，未尝不惟其时则见，其不可而止，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。

孺子姓徐名稚，孺子其字也，豫章南昌人。按图记：“章水北径南昌城，西历白社，其西有孺子墓；又北历南塘，其东为东湖，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，号孺子台。吴嘉禾中，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，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。晋永安中，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，世世修治。至拓跋魏时，谓之聘君亭。”今亭尚存，而湖南小洲，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，又尝为台也。予为太守之明年，始即其处，结茅为堂，图孺子像，祠以中牢，率州之宾属拜焉。汉至今且千岁，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。孺子不出闾巷，独称思至今。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，非惑欤？孺子墓失其地，而台幸可考而知。祠之，所以示邦人以尚德，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。

江州景德寺新戒坛记

江州景德寺戒坛，作于熙宁九年某月某甲子，成于十年某月某甲子。其费出于太子宾客陈公讳巽，其主而成之，出于寺之僧智暹。坛成，是岁同天节，度僧若干人。

初，景德寺屋坏几废，智暹慨然以经营为己任，不舍其昼夜之勤，凡二十年，为佛殿、三门、两廊、钟楼与戒坛，总为屋若干区，总费钱二十余万。智暹食淡衣粗，所居屋坏不自治，所得于人惟资治其寺。以其故，人皆信服，凡所欲为无不如志。今年六十有七矣，其经营寺事，不懈如初，而其强力盖有余也。余嘉其意，故为之记云。熙宁十年五月乙亥记。

洪州东门记

南昌于《禹贡》为扬州之野，于地志为吴分。其部所领八州，其境属于荆闽南

粤，方数千里。其田宜杭稌，其赋粟输于京师，为天下最。在江湖之间，东南一都会也。其城之西为大江，江之外为西山。州治所，因城之面势，为门东西出。其西门既新，而东门独故弊。熙宁九年，余为是州，将易而新之。明年，余移福州。又明年，自福州被召还京师，过南昌，视其东门，则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。元侯以余为有旧于是州，来请曰：“愿有识。”余辞谢不能，而其请不懈。

盖天下诸侯之门制，见于经者不明，学礼者以谓诸侯之制，有皋应路门，天子之门加库雉。然见于《春秋》者，鲁有库门，有雉门。见于《孔子家语》者，卫有库门。或以谓褒周公、康叔，非诸侯常制，其果然欤？盖莫得而考也。在《雅》之《绵》，古公亶父徙宅于岐，作为宫室，门墉得宜应礼，后世原大推功，述而歌之，其辞曰：“乃立皋门，皋门有伉。”释者曰：伉，言其高也。又曰：“乃立应门，应门将将。”释者曰：将将，言其严正也。则诸侯之门，维高且严，固诗人之所善。圣人定诗，取而列之，所以为后世法也。

今元侯于其东门革陋兴坏，不违于礼，是可书也。将求予之识，会予未至京师，易守明州，元侯则使人于途，于明州，速予文不已。

按南昌之东门，作于淳化五年。识于其栋间者曰：皇第六子、镇南节度、洪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徐国公元偓，尚书户部郎中、知洪州军州事陈象舆。以籍考之，徐国公后封密王，太宗第六子，受命保兹南土，实留京师，则作门者盖象舆也。至



静志寺塔基金棺

后能进。非其土人，罕不蹶也。其溪行，则水皆自高泻下，石错出其间，如林立，如士骑满野，千里下上，不见首尾。水行其隙间，或衡缩繆糅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状若蚓结，若虫镂，其旋若轮，其激若矢。舟溯沿者，投便利，失毫分，辄破溺。虽其土长川居之人，非生而习水事者，不敢以舟楫自任也。其水陆之险如此。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，盖以其狭多阻，岂虚也哉？

福州治侯官，于闽为土中，所谓闽中也。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，四出之山皆远，而长江在其南，大海在其东，其城之内外国途，旁有沟，沟通潮汐，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。麓多桀木，而匠多良能，人以屋室巨丽相矜，虽下贫必丰其居，而佛、老子之徒，其宫又特盛。城之中三山，西曰闽山，东曰九仙山，北曰粤王山，三山者鼎趾立。其附山，盖佛、老子之宫以数十百，其瑰诡殊绝之状，盖已尽人力。

光禄卿、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，得闽山嵌崟^①之际，为亭于其处，其山川之胜，城邑之大，宫室之荣，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。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，为登览之观，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、方丈、瀛州之山，故名之曰道山之亭。闽以险且远，故仕者常惮往，程公能因其地之善，以寓其耳目之乐，非独忘其远且险，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，其志壮哉！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，既新其城，又新其学，而其余功又及于此。盖其岁满就更广州，拜谏议大夫，又拜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，今为越州，字公

① 嵌崟：山势耸立。

辟,名师孟云。

越州赵公救灾记

熙宁八年夏,吴越大旱。九月,资政殿大学士、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,前民之未饥,为书问属县:灾所被者几乡,民能自食者有几,当廩于官者几人,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,库钱仓廩可发者几何,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,僧道士食之羨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,使各书以对,而谨其备。

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、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。故事,岁廩穷人,当给粟三千石而止。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羨者,得粟四万八千余石,佐其费。使自十月朔,人受粟日一升,幼小半之。忧其众相蹂也,使受粟者男女异日,而人受二日之食。忧其且流亡也,于城市效野为给粟之所,凡五十有七,使各以便受之,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。计官为不足用也,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,给其食而任以事。不能自食者,有是具也。能自食者,为之告富人,无得闭粜。又为之以出官粟,得五万二千余石,平其价予民。为粜粟之所,凡十有八,使粜者自便,如受粟。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,为工三万八千,计其佣与钱,又与粟再倍之。民取

自战者 生富 上组 孟云 而往 施 官为 书 廿 六 用 之 书 佳 上 得 收 善 之

之实在于身者，此不著。著其荒政可师者，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。

厄台记

淮阳之南地名曰厄台，询其父老，曰：夫子绝粮之所也。

夫天地欲泰而先否，日月欲明而先晦。天地不否，万物岂知大德乎？日月不晦，万物岂知大明乎？天下至圣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尧有洪水之灾，舜有井稟之苦，禹有殛鲧之祸，汤有大旱之厄，文王有羑里之困，武王有夷、齐之讥，周公有管、蔡之谤，孔子有绝粮之难。噫！圣人承万古之美，岂以一身为贵乎？是知合天地之德，不能逃天地之数；齐日月之明，不能违日月之道。泰而不否，岂见圣人之志乎？明而不晦，岂见圣人之道乎？故孔子在陈也，讲诵弦歌，不改常性。及犯围之出，列从而行，怡然而言，美之为幸。又曰：君子不困，不成王业。果哉！身没之后，圣日皎然。文明之君，封祀不绝。有开必先信其然也。

于戏！先师夫子聘于时，民不否；违于世，民不泰也。否则否于一时，泰则泰于万世。是使后之王者知我先师之道，舍之则后，因之则昌，习之则贵，败之则亡，道之美此，孰为厄乎？

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

余观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，而至于节文之者，知士之出于其时者，皆世其道德，盖有以然也。去三王千数百年之间，教法既已坏，士之学行世其家，若汉之袁氏、杨氏、陈氏，唐之柳氏，其操义风概有以厉天下、矫异世否邪？以予所闻，若宋之戚氏，其事可以次叙焉。公其世家子也。叙曰：

公，宋之楚丘人。大父讳同文，唐天祐元年生，历五代入宋，皆不仕，以文学义行为学者师。歿，其徒相与号为正素先生。后以子贵，赠兵部侍郎。考讳纶，事太宗、真宗，以贤能为枢密直学士，与其兄职方郎中维以友爱闻。祥符、天禧之间，学士以论天书绌，而郎中盖亦举贤良不就，以为曹国公翊善，不合去。盖其父子、兄弟之出处如此。学士后以子贵，赠司徒。公讳舜臣，字世佐，司徒之少子也。恭谨恂恂，举错必以礼，择然后出言。与其兄某官舜宾、某官舜举，复以友爱能帅其家，有先人之法度闻。自天祐至今，百有五十余年，天下六易，士之名一能，守一善，或

· 散 ·

身不终，或至子孙而失者多矣，而戚氏之世德独久如此，何其盛也。然世之谈者，方多人之鬻子憯孙，隆名极位，世世苟得者，以为能守其业，是本何理哉！公少以荫补将作监主簿，然三十犹在司徒之侧。司徒终而贫，乃出监雍丘税，又监衢州酒。迁知舒州太湖县，兼提举茶场。治有惠爱，民乞留，诏从之。复三年，乃得代。献诗言赋茶之苛，岁用万数，愿弃勿采，以感动当世。归，监在京盐院，言盐之利宜通商，听之，出通判泗州，能使转运使不得以暴敛侵其民，而民之养其父者得以其义贯死。又通判濮州，当王则反于贝，濮民相警且乱，公斩一人摇濮中者，惊乃止。已而提点刑狱以为功，得改官，公不自言。转知抚州，其治大方，务除苛去烦。州之诡祠有大帝号者，祠至百余所，公悉除之，民大化服。徙知南安军，至，未及有所施为，而公盖已病矣。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于官，年五十有七。自主簿凡十一迁，其官至尚书虞部郎中。公濮州之归也，以其属与公之配陈氏，凡十三丧，葬宋之北原。皇祐六年正月八日，公之子师道遂以公从陈氏葬。戚氏者，卫之大夫孙文子，食于河上之邑曰戚，为姬姓之后，至后世失其所食邑，而更自别曰戚氏。汉有以郎从高祖封临辕侯者，曰戚鳀，鳀侯四世而失。梁有以三礼为博士入陈卒者，曰戚衮，衮称吴郡盐官人。侍郎之曾祖曰远，祖曰琮，父曰圭。其谱曰：琮自长丰之戚村徙居楚丘，故今为楚丘人。此戚氏之先后可见者也。观公之守其业者，可以知其恭；观公之施于事者，可以知其厚矣。然人亦少有能爱之者。盖世之为聪明立声威者，虽荒谖悖冒无不遇于世。至恭让质直不能驰骤而遇困蹶者，独不可称数，余甚异焉。夫赴时趋务，则材者固亦重矣。而立人成俗，则洁身积行，是岂可轻也哉？然时之取舍若此，亦其不幸不遇，处之各适其理也。铭曰：

隆隆戚宗自姬出，临辕盐官辉名实。侍郎家梁自祖琮，违世恬幽树儒术。司徒郎中艺且贤，诋符绳公事魁崛。恂恂南安得家规，庄容毖辞若遵律。盛哉世徽后宜闻，刻铭方珉告幽室。

戚元鲁墓志铭

戚氏宋人，以宋之世家。当五代之际，有抗志不仕、以德行化其乡里、远近学者皆归之者，曰同文，号正素先生，赠尚书兵部侍郎。有子当太宗、真宗时为名臣，以论事激切至今传之者，曰纶，为枢密直学士，赠太尉。有子恭谨恂恂、不妄言动、能守其家法、葬宋之北原、余为之志其墓者，曰舜臣，为尚书虞部郎中。元鲁其子也，名师道，字元鲁。为人孝友忠信，质厚而气和，好学不倦，能似其先人者也。盖

· 文 ·

六〇七